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三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二十二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三十一

癸景王十十有四年 晉昭四年齊景二十年衛靈七年蔡平二年鄭定二年曹武二十七年陳惠二年杞平八年宋元四年秦哀公七年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六年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 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

穀梁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胡傳 案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彊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集說孫氏復曰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陳氏傅良曰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程氏端學曰晉執意如不以其罪今又舍之亦無所為不惟晉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也

案孫氏復以不書氏為前見於理亦通今並存之

附録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附録左傳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

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上國杜注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 宗丘杜注楚地當在今荊州府歸州境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

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胡傳卒自外録者也莒人来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内録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来

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怒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来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茍不遠之其能國乎

附錄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猒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勲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集說劉氏敞曰杜云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非也傳所言意恢死時事無有黨於亂君者正為君自與意恢善而亂臣忌之欲先殺意恢乃逐其君耳且意恢與君兄弟也雖黨無惡詩人同姓之義猶曰不能奮飛況但善之何傷若君有小惡不務親輔而同姓之臣先懷異心欲肆其虐如是自謂不黨乎　孫氏覺曰公穀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大夫之位纔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

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王氏葆曰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　陳氏傳良曰書殺意恢以非其罪也　家氏鉉翁曰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輿於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　程氏端學曰莒子卒而莒亂殺其君之親則莒之無政可知矣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也

附錄左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

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寛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寛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 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 晉昭五年齊景二十一年衛靈八年蔡平三年鄭定三年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年杞平九年宋元五年秦哀十年楚平二年吳夷末十七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集說家氏鉉翁曰謂餘祭夷昧迭為君季子之讓著於平日非夷昧死而後讓也夷昧當明季子之節以國授闔廬宋穆之與夷是也乃俾僚冒以位自處以致殺身召亂闔廬固首惡夷昧有責焉耳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胡傳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案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

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隠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縁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縁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畧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　孔氏穎達曰有事謂有祭事於武公之宮廟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鍼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

去故云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
啖氏助曰穀梁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告於君槩
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　高氏
閌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於武宮則知自
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涖事籥入
而卒此豈雉雊之變而已哉　家氏鉉翁曰祭者主
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
叔弓預於祭猝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去樂卒事可也
若叔弓自歿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
告不當以卑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
與襄仲之卒去籥不同不可引以為證也　汪氏克
寬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
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失故止曰有
事而不曰祠也左氏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誤以為禘
耳

夏蔡朝吴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左傳　楚費無極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吴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吴朝吴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吴故寘諸蔡且微吴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吴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吴在蔡蔡必速飛去吴所以翦其翼也

胡傳　朝吴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吴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吴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

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集說 范氏甯曰朝吳蔡大夫　家氏鉉翁曰楚平存陳蔡若有古人之風然蔡雖存不能國也朝吳仍居蔡費無極傾之故奔其後蔡之二君入楚不復昭侯將見留以賂而免卒復大讎義見於朱之奔東國之死柏舉之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鼓杜注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案下曲陽故城在今直隸眞定府晉州西今晉州治即鼓國漢志所謂鼓聚也以鼓城山而名

胡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敵之畧咸見矣

集說吕氏大圭曰十二年伐之矣今又遣命卿師師以伐之晉不能加於楚則從事於鮮虞而已

汪氏克寛曰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稱晉師宣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稱晉人昭十二年荀吴伐鮮虞稱晉此年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伐圍鮮虞哀六年趙鞅伐鮮虞皆稱將稱帥師　湛氏若水曰案左氏傳

則荀吳不納叛不急利誠為善矣然不能推此加諸彼何耶夫征者正有罪也鮮虞無罪而征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不知無罪而征人之國為非義而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為善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姑徐徐云耳

冬公如晉

左傳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集說　趙氏鵬飛曰公屢如晉而晉郤之至河乃復以季氏之故也今晉方為魯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博晉無所庇故聽公一朝焉　吳氏澂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為恥也

附録左傳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

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密須杜注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今陰密故城在陝西平涼府靈臺縣西五十里

乙亥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

晉昭六年齊景二十二年衛靈九年蔡平四年鄭定四年曹平二年陳惠四年杞平十年宋元六年秦哀十一年楚平三年吳僚元年

春

附錄左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左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蒲隧杜注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北　甲父杜注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昌邑城今在兖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集說許氏翰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齊之疆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

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趙
氏鵬飛曰徐自齊桓之霸內從北方宣成襄之世不
見於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人以
其貳於吳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從楚伐吳其後世
比於楚今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侯伐徐僥倖其
或從也無桓公之德而望桓公之服徐吾見其不自
量爾齊侯書爵非褒也杜諤以為別大夫之專兵是
也　家氏鉉翁曰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
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
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
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
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媿多矣　李氏廉曰此
為晉霸既衰齊景公爭霸之始事盟而不書春秋不
忍絕晉也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
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
能明政刑以彊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而景公

之自治踈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彊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校矣　汪氏克寛曰楚虔之立徐屢從楚伐莒昭十二年以為貳於吳而圍之盖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盟蒲隧而遂與齊踰十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鼎固不足以保徐之社稷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戎蠻杜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後漢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水經注汝水自梁縣東逕麻觧城北故鄤鄉城也蠻麻聲近故誤耳章懷太子曰蠻中聚在梁縣東南今河南南陽府汝州西南有蠻城是其處也

左傳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集說 家氏鉉翁曰書誘書殺盖罪之深皆以子稱見雖有大小彊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為子不得

擅相侵陵況誘而殺之乎　余氏光曰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戎蠻既稱子則安於王化而服從晉伯者也特以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人誘蠻子而殺之左氏謂以蠻子無質豈非為其從晉乎誘而後殺不易屈也

案楚聞蠻氏之亂誘蠻子而殺之其罪大矣復立其子安得為禮乎左氏之說謬也

附錄左傳　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茍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

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

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

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左傳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胡傳 昭公數朝於晉三至於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彊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集說 家氏鉉翁曰公如晉踰歲涉三時之久乃還意如陷其君也其後公興兵討之勢不容已論者謂為啟釁非也　汪氏克寬曰十二年莒人愬取鄆十三年平丘不與盟執意如士文伯辭公二十一年辭將伐鮮虞惟二十三年有疾乃復又二年辭弔少姜非朝又曰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惟僖公十七年十二月會淮明年九月書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至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

制於大國踰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 秋八月晉昭公卒

集說 家氏鉉翁曰晉之衰始於平成於昭頃以迨於亡　李氏廉曰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慭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遲隳廢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湨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身主夏盟而授權於荆蠻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湨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

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竝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於乾谿北方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覩德而虒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九月大雩

左傳九月大雩旱也

附錄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丙子十年

景王二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年衛靈十年蔡平五年鄭定五年曹平三年陳惠五年杞平十一年宋元七年秦哀十二年楚平四年吳僚二年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集說汪氏克寛曰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於昭公也　郝氏敬曰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彊臣耳以力服人諸侯不可況大夫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

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集說杜氏預曰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孔氏穎達曰尚書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彼季秋日食亦以此禮救之傳言惟正月朔日食乃有伐鼓用幣餘月則否引夏書而與夏書違者蓋先代尚質凡有日食皆用鼓幣周禮極文周家禮法見事有差降惟正陽之月特用鼓幣餘月則否

秋郯子來朝

左傳秋郯子来朝公與之晏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

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来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集說 趙氏鵬飛曰小國之朝大國以其勢力足以庇小也魯方自庇不暇何暇庇人小邾子及郯子来朝蓋亦無益矣　家氏鉉翁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

黄氏正憲曰左氏載昭子問官之對仲尼見而學之然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而下至於論官惟曰揆岳牧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若雲火龍鳥之類不少概見何哉盖上古時樸事簡故可因瑞紀事以名其官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郯子乃譏顓頊以来不能紀遠而紀近則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所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非耶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

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棘津杜注河津名水經注河水經東燕故城北則有濟水北來注之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也今在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　甘鹿杜注周地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有鹿蹄山甘水所出疑甘鹿以此得名水經注鹿蹄山在陸渾故城西北以傳文證之似亦可據

集說　高氏閌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於楚至是荀吳滅之　家氏鉉翁曰書名書滅謂之非貶不可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非戎人侵犯王略自外居內也荀吳忽襲滅其國慘矣若謂其貳於楚則諸侯莫不皆貳何獨於陸渾有伐乎　汪氏克寬曰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川侵逼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不臧之過也今也與

楚爭彊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　王氏樵曰書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罪之也無王命動大衆不顧郊甸之震驚掩其不備利而取之不待貶絶而見矣或者猶謂此役畀於闢土服遠而得無貶者失之矣　王氏錫爵曰晉非為王室除患乃因其貳楚而陰襲之使非萇弘先見戎備素警則為王室之震驚也大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

辰之虚也陳大皞之虚也鄭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虚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

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胡傳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将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歴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

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集說 杜氏預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孔氏穎達曰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彗為篲也言其狀似埽篲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書之傳稱孛于大辰西經直書于大辰者雖在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之內故直云于大辰 孫氏復曰孛彗之屬孛于大辰者在大辰也大辰大火 許氏翰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

卿獲唯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余氏光曰季氏曰古者歷象日月星辰所重在於敬授人時故温涼寒暑得其正而後作成訛易順其常時有愆忒則生育違氣有氛祲則淫邪作非細故也是以聖人修政務求合天君臣一德罔敢不誠觀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之言可以見其所重在此因時自考非苟應虛文而已至於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為商星參為晉星龍為宋鄭之星鶉火為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為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為術家之所晦矣故彗孛之流氛祲之大

者其為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屬加心之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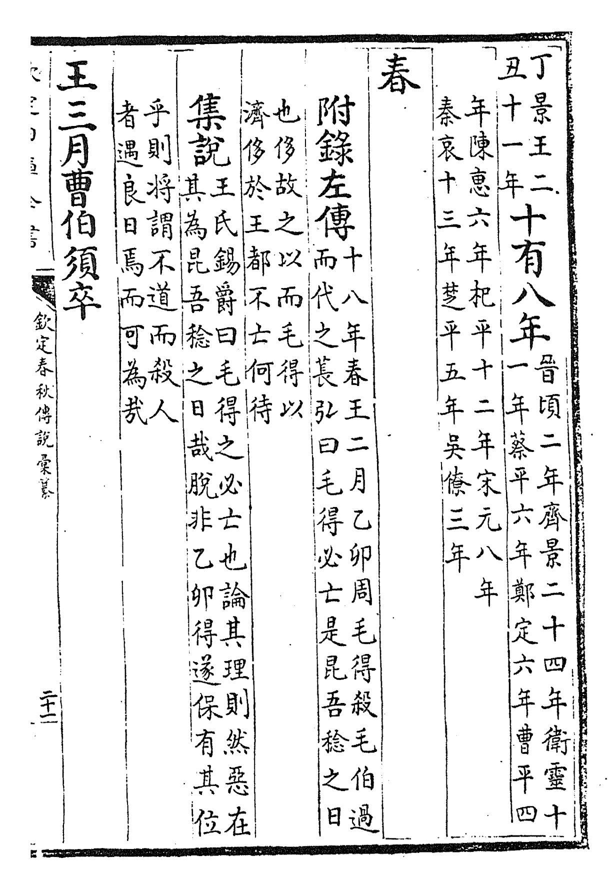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杜注楚地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娥眉山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

左傳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胡傳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賊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彊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賊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彊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云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戰則云戰敗則云敗豈擇於吳楚哉 陳氏傅良曰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畧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吳五年吳嘗敗楚於鷄岸不書六年敗楚於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汪氏克寬曰楚先勝吳吳後復勝楚 季氏本曰長岸杜元凱以為楚地盖吳兵至楚境而禦之也



丁丑　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　晉頃二年齊景二十四年衛靈十一年蔡平六年鄭定六年曹平四年陳惠六年杞平十二年宋元八年秦哀十三年楚平五年吳僚三年

春

附錄左傳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集說　王氏錫爵曰毛得之必亡也論其理則然惡在其為昆吾稔之日哉脫非乙卯得遂保有其位乎則將謂不道而殺人者遇良日焉而可為哉

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傳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来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

子寛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 其志以同日也

胡傳 禆竈所言盖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集說 杜氏預曰来告故書 孔氏頴達曰傳稱皆来告火知是来告故書也春秋書他國之災皆是来告而書公羊傳曰異其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穀梁亦云其志以同日也杜因此傳有来告之文故顯而異之 孫氏復曰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 劉氏敞曰四國同日而俱災非人力所為也穀梁曰人有謂鄭子産曰某日有災子産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而為四國災此非智者之語何足為說也

案四國皆来告火故春秋書其事杜注是也然同日而四國俱災其異甚矣公穀之說亦可竝存

六月邾人入鄅 鄅杜注琅琊開陽縣水經注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逕其南故鄅國也今山東兖州府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

左傳六月鄅人籍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集說趙氏鵬飛曰春秋小國真蜂蠆也睎大陽之温則肆其毒邾子見削於魯亦甚矣今少安其巢則毒螫之心生鄅何慊於邾邾人乘其不虞而縱兵入其郛盖以前日失鄟失鄑失漷東田故僥倖於鄅庶或掩其不備取此以償彼也是誠可疾故曰邾人入鄅書人書入賤之也　汪氏克寛曰書以惡邾且為宋公伐邾起也　季氏本曰鄅宋姻也宋為大國近在邾南事大猶恐獲戾而無故入鄅非召兵之道乎

秋葬曹平公

左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附錄左傳七月鄭子産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産過女而命速除乃毁於而鄉子産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毁子産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毁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産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産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

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集說 王氏錫爵曰裨竈請禳子產既拒之曰天道遠人道邇不可謂非正論而茲復大為社祓禳於四方以振除火災何歟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

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説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集説 杜氏預曰自葉遷也　孔氏穎達曰成十五年許遷于葉自是以後許常以葉為都九年許遷于夷是自葉遷于夷也十三年傳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注云荆荆山也滅蔡在十一年許又從夷遷於荆山平王復之復其本國許又歸於葉也故知此年遷于白羽是其自葉遷也且傳云葉在楚方城外之蔽明其欲遷之時許在葉也案傳王子勝言於楚子使之遷許則是楚人遷許非許自遷楚雖發意遷許許亦畏鄭樂遷故以自遷為文若許不樂遷楚彊遷之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類不得云許遷于白羽其以自遷為文知許人自樂遷也　胡氏寧曰本所以存許非彊之也　汪氏克寛曰復封陳蔡而許亦遷葉故今自葉而還許至是

三遷矣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晉頃三年齊景二十五年衛靈十二年蔡平七年鄭定七年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年杞平十三年宋元九年秦哀十四年楚平六年吳僚四年

春

附録左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陰杜注陰縣屬南鄉郡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西漢水西岸有古陰縣城即下陰邑也　郹陽杜注

蔡邑當在新蔡境

宋公伐邾

左傳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

蟲杜注邾邑當在濟寧州東境

胡傳

案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集說高氏閌曰天下無霸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鄫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　家氏鉉翁曰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鄫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討有罪也　卓氏爾康曰邾以蕞爾小邦而侵魯鄫用鄫子黠驁素甚故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横不弟為向戌報女怨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梁止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胡傳案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

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識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矣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云日弒正卒也非也州吁無知督萬商臣趙盾歸生夏徵舒崔杼甯喜弒君皆書日可云皆正卒乎春秋襃貶豈不明恃日月而後見之此泥而不通也　蘇氏轍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其以弒書之何也止雖不志乎弒其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弒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弒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弒君雖異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尊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於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　胡氏寧曰悼公不起是飲非其

藥而致卒也止不嘗藥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跬步之間猶不敢忘父母況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　陳氏傅良曰哀姜慶父弑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世子奔晉世子止誠不嘗藥爾春秋將為後人戒書曰世子止弑其君不言奔可也　張氏洽曰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煆而餌之多愈然煆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弑書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萬氏孝恭曰許止之事雖若可恕萬一後世臣子幸君父之疾進藥以斃之而自附於不知嘗藥之義是啓之為亂原

也　李氏廉曰春秋加趙盾弒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弒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不終誅之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說而疑止眞弒父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　汪氏克寛曰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金氏賢曰自左氏之說而觀之則是藥不由醫止所進也悼公之死藥所致也胡文定公謂忽其君父者是矣自穀梁之說而觀之止痛父之死咎已之深豈有殺其君父之心哉特以未達藥性製之不精用之不當以誤之耳歐陽文忠公謂止實弒君者誤矣或曰藥以誤君固有罪矣然與弒其父者殊科書弒可乎曰藥出於止而君死於藥非弒而何書以大惡非彊加之也故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案許止弑君三傳不同要之皆以為非弑而公羊聽止赦止之說更為允當葢止之非弑有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春秋世子弑君者三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者也此比事而可知者也許與陳蔡皆密邇於楚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棄疾獨釋許不問乎況白羽既遷楚方引許以自近也此屬辭而可知者也止之非弑亦明矣聖人所以書弑者葢以悼公之死由於世子之藥則止雖非弑而弑君之罪止有不得而辭者故加弑焉所以教天下之為臣子者也諸儒紛紛謂止實進毒以弑其君不亦過乎左氏以為止奔晉穀梁以為止未踰年而死二說不同今無所考姑兩存之

己卯地震

集說汪氏克寛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為反

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彊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遂及於難悲夫

附錄左傳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

濮案百濮叛楚杜注夷也昭元年趙孟曰吳濮有釁杜注建寧郡南有濮夷此年楚子伐濮杜注南夷三注不同蓋種族不同而約言其地當在楚之西南境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紀鄣杜注莒邑也東海贑榆縣有紀城寰宇記云在縣東北七十五里今山東莒州即江南贑榆縣界也

集說　高氏閌曰莒不事齊故汪氏克寬曰齊景爭伯之心不下於僖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子之賢為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

公羊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為不成於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胡傳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

冦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集說 家氏鉉翁曰或問蔡般之弒景許止之弒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弒异其葬烏得而同 姚氏舜牧曰悼公書弒著世子止有弒君之事是謹嚴春秋悼公書葬明世子止無弒君之心是忠恕春秋

附錄左傳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

何知焉謗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洧淵杜注洧水出滎陽密縣至長平入潁案今洧水自密縣東流經新鄭縣南門又東會溱水謂之雙洎河即洧淵也

己景王二十三年**二十年**晉頃四年齊景二十六年衛靈十三年蔡平八年鄭定八年曹悼二年陳惠八年杞平十四年宋元十年秦哀十五年楚平七年吳僚五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

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

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集說 杜氏預曰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已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孔氏穎達曰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故曰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朔旦冬至謂正月之朔當言正月已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錯名正月為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閏在二月後也時史以閏月為正月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從其誤而書

之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莫公反穀作夢 鄸曹邑在今兗州府曹州北 杜注

集說杜氏預曰嘗有玉帛之使来告故書 孫氏復曰鄸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鄸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 劉氏敞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為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檉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公羊曰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事進退之何有賢其祖而遂諱其後子孫惡乎且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

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是管蔡不誅於周也由是觀之所謂為公子喜時諱其義安在哉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非也若臣不叛君常事爾何足褒哉　高氏閌曰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鄸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盖鄸乃公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如穀梁之説爾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　王氏樵曰案公羊猶曰諱胡氏直謂其待放而後出奔得去國之禮而賢之矣又曰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視公羊尤迂曲矣　余氏光曰郝氏曰公孫會曹大夫出

奔宋傳不詳其故公羊揣為子臧之後以邑叛為賢者之後諱夫子臧之節春秋不錄何為為其子孫諱逆大夫多賢者後而皆諱則無一書矣春秋政在大夫出奔必書何諱之有

附錄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穀作輒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

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宫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宫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

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

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平壽杜注衛下邑　蓋獲杜注衛郭門　死鳥杜注衛地

公羊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穀梁 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踙衛謂之輒

集說 孫氏復曰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故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以著其惡　劉

氏敞曰其兄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衛侯之兄輒言不能親親也千乘之國亦大矣而盜得以殺其兄故君子閔焉　張氏洽曰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李氏廉曰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然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為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得之諸家皆同　金氏賢曰經所謂盜果誰謂乎曰謂齊豹也豹具官於衛何以盜名曰以其為盜賊之事是亦盜賊而已矣書之為盜賤之也是以蔡公孫翩亦書盜行同於豹

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

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鬼閻杜注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今河南開封府陳州西華縣東北閻倉亭城是也

集說 陳氏傅良曰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但書三子何衆不可勝罪則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叛乞師於楚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呂氏大圭曰一宋國也而大夫同出奔以見君不能待其臣而臣不能事其君也　家氏鉉翁曰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爾　季氏本曰陳宋鄰也三大夫往奔欲依陳為亂而宋其危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盧左作盧

附錄左傳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

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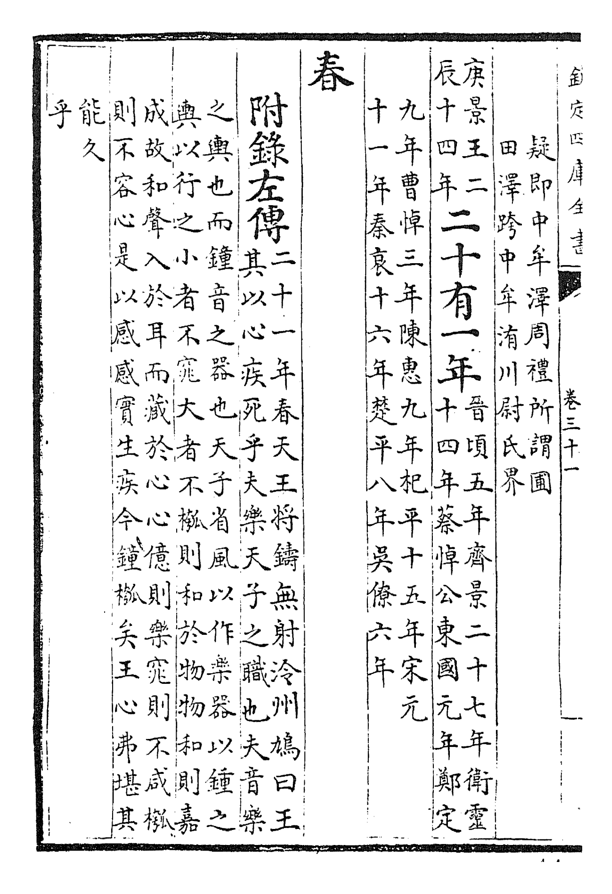
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

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雈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雈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聊攝杜注齊西界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今聊城屬東昌府　姑尤杜注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姑水即登州府黃縣之大姑河尤水即萊州府掖縣之小姑河　雈苻杜注澤名



疑即中牟澤周禮所謂圃田澤跨中牟洧川尉氏界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一年**晉頃五年齊景二十七年衛靈十四年蔡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年曹悼三年陳惠九年杞平十五年宋元十一年秦哀十六年楚平八年吳僚六年

春

附錄左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書聘止此

左傳夏晉士鞅来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集說杜氏預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許氏翰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趙氏鵬飛曰晉至頃公公室日衰六卿日侈頃公拱手爾即位於今五年始出聘諸侯蓋霸業既

隳諸侯外之彼亦知無求於諸侯故聘好有所不急也六卿勢醜德齊睢盱相忌何暇外交諸侯修霸業哉嗚呼文之業衰矣　汪氏克寬曰二十三年晉執舍蓋原於士鞅之怒也晉之聘魯者十有一始於荀庚而終於士鞅始則伉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霸者之臣所以修聘於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作畔　南里杜注宋城内里名在今商丘縣境

左傳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

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横杜注梁國睢陽縣南有横亭

胡傳 案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

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集說杜氏預曰自外至故曰入據其邑故曰叛劉氏敞曰入于宋南里者何入宋而居于南里也蓋中國而守之然則於何畔或曰畔乎陳也或曰畔乎楚也公羊曰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宋南里者入宋而居南里也又何疑焉　家氏鉉翁曰書叛誅姦之極典華向首禍於國討而奔奔而復乃挾吳楚將覆宗國叛狀既著始書叛　汪氏克寬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外挾吳楚之援

將以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為亂非陳助之兵力則未見其可也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逸賊使華向得逭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集說　孔氏穎達曰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為水也　汪氏克寛曰日食三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比之他公災異

最數自即位至是年四書日有食之矣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為災使公怠於修政遂致失國蓋黨於季氏而姑為諂諛以悅君也

王氏樵曰案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安在其不為災邪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省德消變之實而為是說以滋其怠玩卒使出遜應陽微之象非忠臣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痤

左傳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集說杜氏預曰叔弓之子伯張 趙氏鵬飛曰叔輒弓之子無事業見於經而獨書卒志世爵也

附錄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妵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犫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

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犫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鴻口杜注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今在河南歸德府商丘虞城二縣界　揚門杜注睢陽正東門曰揚門　赭丘杜注宋地後漢志陳國長平縣有赭丘城應在今河南開封府陳州西北境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

左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云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非也即仲尼欲如此貶東國者書東國不亦足乎徒貶其半名何為即貶其半名為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貶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田乎 胡氏銓曰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蓋蔡君不共戴天之讎朱乃奔而親之惡何可言哉 黃氏仲炎曰案左氏蔡朝吳奔鄭蔡侯朱奔楚皆由楚臣費無極之

讒也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費無極是已有國家者可無畏哉　汪氏克寬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歟　季氏本曰朱曾祖般為楚所戕祖有為楚所用而往奔焉懼其殺已也信乎其往愬矣朱奔而楚之彊暴見焉　嚴氏啓隆曰朱出奔楚而不書其卒是卒於楚也不成其為君故無謚東國於是為悼公東國隱大子有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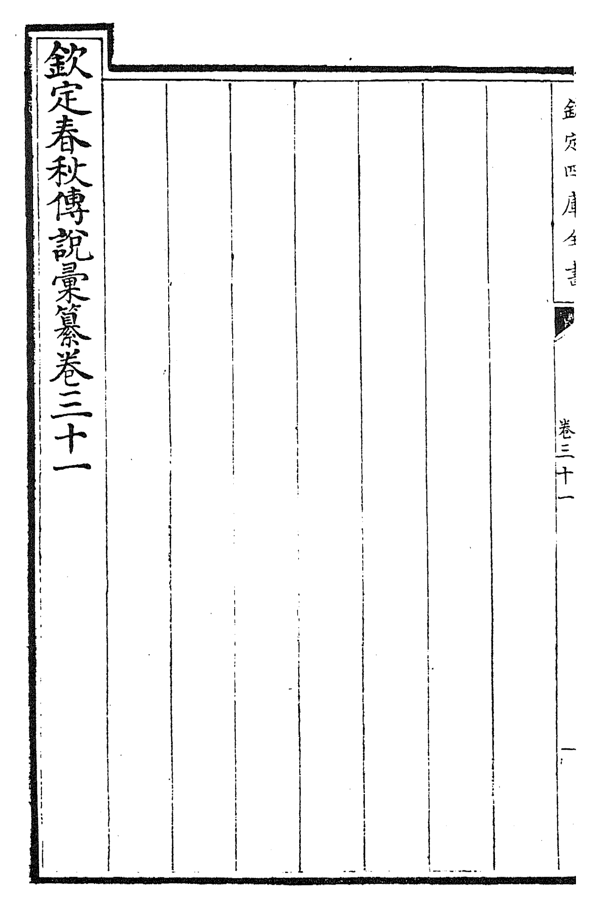
集說 許氏翰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高氏閌曰魯衰而朝於齊晉晉愈彊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彊耳

家氏鉉翁曰叔孫為政季氏惡諸晉士鞅怒卑己故公為所卻蓋季氏外交彊國大夫脅制其上也

汪氏克寬曰晉之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廧咎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況是年晉實未嘗有事於鮮虞蓋託辭以拒公耳

余氏光曰黃氏曰傳載晉有鮮虞之役故辭公晉豈無以待公乎季氏之彊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三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三十二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六年齊景二十八年衛靈十五年蔡悼二年鄭定十年曹悼四年陳惠十年杞平十六年宋元十年秦哀十七年楚平九年吳僚七年 辛景王二已十五年

春齊侯伐莒

左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壽餘杜注莒地當在安丘縣境 稷門杜注齊城門也

集說高氏閌曰齊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 趙氏鵬飛曰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哉齊特假是以虐莒爾明年而莒子來奔齊廹之也 卓氏爾康曰莒素服於齊自庚輿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齊不相能九年齊高發伐之而倨彊如故今北郭啓伐之莒子不聽苑羊牧之之諫而反敗齊師於壽餘於是景公親帥師致伐始得行成然猶彼此涖盟不甚相下則莒之民力亦疲於奔命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

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孫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胡傳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入據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令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

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東奬亂人之惡自見矣

集說　趙氏匡曰若但言出奔則似入國故書自南里以明之穀梁曰專也何異義乎　陳氏傅良曰齊慶封衛公孟彄再奔皆不書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猶及殺之矣書奔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　家氏鉉翁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弭兵使楚得以竊覇權號名天下今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程氏端學曰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國以叛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之惡明矣然宋公之為國亦可知也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胡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集說劉氏敞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　何許氏翰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盛彊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與也

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汪氏克寛曰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常所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

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北山杜注洛北芒也案芒山一作邙山一名平逢山亦曰郟山亦曰太平山今在河南府城洛陽縣東北連偃師孟津鞏三縣界　滎錡杜注河南鞏縣西有滎錡澗今屬河南河南府

附錄左傳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東陽杜注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如京師止此

集說　孫氏復曰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　高氏閌曰天子崩天下諸侯莫不奔其

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令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趙氏鵬飛曰三月而葬亂故也魯使卿會葬天王者二叔孫得臣葬襄王與此叔鞅葬景王爾以卿行而不躬會固已為罪矣然愈乎以微者會之以微者會之固輕矣然愈乎不會之甚矣　卓氏爾康曰景王大子壽早夭猛與匄皆為母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畀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於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

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

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郊要餞杜注三邑周地　揚杜注周邑路史曰宣王子曰尚父幽王封之曰揚侯其地平陽楊氏縣漢之河東縣也今山西平陽府洪洞縣東有揚城案傳云壬戌劉子奔揚癸亥如劉劉今偃師劉亭是揚邑距偃師不出百里外當即僖十年揚拒泉皋之揚而非山西之揚侯國也　領杜注周地

平時杜注周地王城杜注郟鄏今河南縣括地志曰故王城一曰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城内西偏

穀梁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胡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王室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室皆指京師言之也治外者先自内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

集說杜氏預曰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　劉氏敞曰公羊云言不及外也非也謂王室亂者嫡庶竝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　高氏閌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於茅戎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名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

自亂有甚於惠襄也　陳氏傅良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　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黄氏仲炎曰王室亂者朝猛爭國無主可亂也書曰密邇王室詩曰王室如燬王室之為言猶王家也　家氏鉉翁曰子頹子帶之亂不書今而書此聖人之特筆也是時周有兩天子其亂與頹帶異矣劉單所守者禮律之正尹召以景王之邪志為治命亦足惑人非劉單所守堅確衆人惟義是輔成周之亂將底於亡所以書也　汪氏克寬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普天之下天子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內自門而堂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言天子之所當居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亂則著其禍起於所

常居之地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亂者頽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 戴氏溪曰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世子于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向微二覇周室之亂豈待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歎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後漢志湟水即皇也水經注洛水合於谿泉又東濁水注之即湟水也京相璠曰黃亭在訾城北三里今屬河南河南府

左傳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 圃車杜注周地

集說劉氏敞曰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穀梁曰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汪氏克寬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為大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故文定謂猛匄皆大子母弟而安定先生則曰大子有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吳興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大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嫡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　嚴氏啓隆曰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儒者泥於以之一言而曰人而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

者也夫為人臣秉忠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於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斯亦可以免於貶矣而以以之一字疑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故凡泥於文而不求諸實未有不至於倒置者也是不可以不辯也

案凡書以者美惡存乎其事非皆貶也單劉之以猛為正尹名之以朝則罪矣劉氏敞以單劉為專而胡傳因之陳氏傅良亦謂以非順辭皆謬也當從嚴氏啓隆之說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

前城杜注子朝所得邑服虔曰前讀為泉即泉戎地在伊闕南水經注伊水自新城又北經前亭西即傳之前城也　東圉杜注洛陽東南有圉鄉路史周地有東圉西圉東圉即圉鄉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社杜注周地案黃河西自偃師界入鞏縣洛水入之有五社渡又為五社津光武遣耿弇等軍五社備滎陽以東即此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别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

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

集說 劉氏敞曰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何休云得京師地半自稱西周非也此休不知之耳又曰其言入何簒辭也亦非也向王猛居于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為簒者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簒乎穀梁曰入者内不受也非也必以入為内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高氏閌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胡氏寧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 陳氏傅良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張氏洽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踰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

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家氏鉉翁曰胡氏曰劉單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似非經意下不以上卑不以尊常也下以上卑以尊變也期不失其正而已矣劉單守正者也景王崩尹氏欲立王子朝劉單據禮立大子之母弟猛春秋書以其所當以也若夫未踰年之君而書王成猛之為王也必名以著之不名無以別子朝也不書出王者無外也書入不入無以奠王於位也王城者概洛城而言入王城未能正位與子朝分國而處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氾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

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

侯氏疑即緱氏　谿泉杜注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水經注洛水又東　明樂泉注之水出南原下五泉竝導故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谿泉也　解杜注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後漢書洛陽大解城在今洛陽縣南其小解城在縣西南也　任人杜注周邑　京楚杜注子朝所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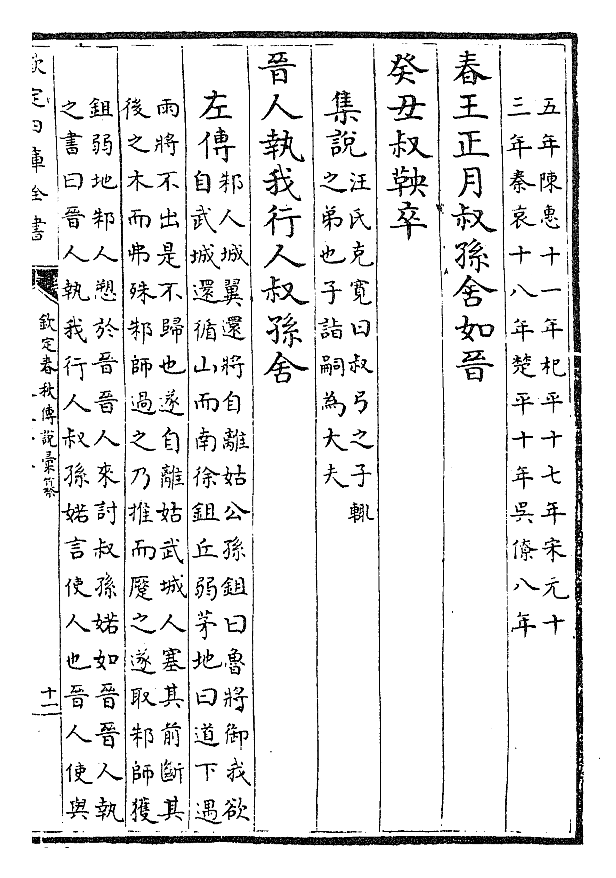
集說 杜氏預曰未即位故不言崩周人謚曰悼王胡氏瑗曰生則書王明實為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　孫氏復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别羣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劉氏敞曰公羊謂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子赤子般皆言

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又曰穀梁曰此不卒者也非也猛雖未成君然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於侯侯諸侯之未成君之卒乃不書爾又曰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爾何嫌之失　胡氏寧曰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　家氏鉉翁曰景王不及期而葬未得以先君既葬為說書王以別於爭立之朝名之子之以立未踰年也　吳氏澂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為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　李氏廉曰公穀皆以子猛為簒故卒義不可從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集說　杜氏預曰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壬敬王
午元年
二十有三年
晉頃七年齊景二十九年衞靈十
六年蔡悼三年鄭定十一年曹悼



五年陳惠十一年杞平十七年宋元十三年秦哀十八年楚平十年吳僚八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集說汪氏克寛曰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為大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

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翼杜注邾邑離姑杜注邾
邑今在費縣故武城之南

集說 杜氏預曰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孔氏穎達曰傳說魯取邾師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師討之不得執其使故譏之 高氏閌曰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卑已故也 家氏鉉翁曰叔孫豹會於虢莒人訴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於叔孫使請帶馬豹名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賕諾豹之子也今為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魯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彊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晉人圍郊

左傳 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郊杜注周邑　鄩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括地志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水經注云盖周大夫鄩肸之舊邑也　平陰杜注今河陰縣案平陰古為津濟處漢置平陰縣魏改曰河陰寰宇記平陰故城東有平川謂之河陰川今故城在河南府孟津東一里　澤邑賈逵曰澤即翟泉也

胡傳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集說杜氏預曰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　孔氏穎達曰傳稱朔日圍郊至癸丑乃叔鞅卒癸丑正月十二日也是圍郊在叔鞅卒前也晉人來告圍郊不以圍郊日告之告在叔鞅

卒後故經書在後是從赴也　趙氏匡曰公羊云不與伐天子也案此實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　高氏閌曰郊王畿之邑不繫國者天下皆王土也　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已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王馬故也　呂氏祖謙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於晉師故也使之間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李氏廉曰公羊注以郊為天子間田有大夫主之　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繫於周此不知事實者也　陳氏曰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嘗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極是　汪氏克寛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雖遣師圍郊尚未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之不

力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集說 高氏閌曰因朝于楚而卒　胡氏寧曰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　家氏鉉翁曰楚平復蔡偽於為善者也朝吳之奔朱與東國之死所謂雖復猶不復也春秋書以著楚人之無狀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

納郊公

胡傳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集說杜氏預曰庚輿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　高氏閌曰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　李氏本曰庚輿之奔國人逐之魯弔去疾之喪故以魯為託而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髡若門反逞公作楹穀作盈齧五結反　雞父杜注楚地安豐縣南有雞

備亭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

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公羊 其言滅獲何别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胡傳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雞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雞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别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

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别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集說 杜氏預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啖氏助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 孫氏復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賤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 高氏閌曰此見吳之彊而楚人益弱夫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也 家氏鉉翁曰是役也楚為戎首不書不與楚以主諸侯也陳蔡許序頓胡沈之下賤其為楚役也胡沈之君不書卒書

滅不與以死難也夏齧以獲書貶也　汪氏克寬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熸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而許蔡頓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　余氏光曰案左氏曰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矣吳將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

案公羊謂此為偏戰而經以詐戰之辭書之非也蓋泥於日月之例而為此言也穀梁謂言敗以釋其滅亦非也經書敗者多矣亦有師敗而君不滅者豈必言敗以釋其滅乎先儒皆以為楚師未與吳接故止書六國然傳稱楚師大奔則經亦當書敗楚聖人所以略楚不書者不與六國之從楚也家氏鉉翁說亦有理今並存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朝如字　狄泉杜注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入城内也亦曰翟泉在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今埋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戊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奂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訾杜注在河南鞏縣西南路史曰訾有二西訾在洛東訾在鞏此西訾也今案洛無訾城東西訾皆在鞏縣路史誤　牆人杜注周邑牆一作嗇路史曰嗇廧也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有白牆村疑是

其處　直人杜注周邑　尹杜注尹氏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也　唐杜注周地後漢志洛陽有唐聚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　西闈

杜注周地　蒯杜注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晉地道記曰河南縣西南有蒯亭今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南

公羊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

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集說　杜氏預曰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　范氏甯曰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眾也此言尹氏立朝唯尹氏欲立之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别之　陸氏淳曰大夫稱氏者皆譏世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矣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赴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孫氏復曰敬王也辟子朝居于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立者簒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

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　高氏閌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又曰衛人立晉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令尹氏一已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尹氏即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　胡氏寧曰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為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也稱天王者既葬已踰年矣春秋之法未葬未踰年則不稱王已葬而未踰年亦不稱王已踰年而未葬亦不稱王既葬又踰年則稱王　薛氏季宣曰狄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　陳氏傅良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家氏鉉翁曰敬王失位書天王無所貶所以別子朝為僭王也不書劉單以王前日王在諒陰劉單之以王事不得避也今王立踰年不得言以也　李氏廉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

子朝之立書尹氏篡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三川杜注涇渭洛水也

集說杜氏預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　汪氏克寬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附錄左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郹杜注郹陽也蔡邑應在今新蔡境　薳澨杜注楚地在今湖廣安陸府京山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穀梁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胡傳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彊自彊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彊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集說汪氏克寛曰是時叔孫婼拘因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返春秋因其托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

附錄左傳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

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集說 杜氏預曰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 孔氏穎達曰襄十四年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彼子囊城郢君子謂之為忠此囊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國而無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子囊心欲城之其

事未暇將死而令城郢故可謂之為怨令郢既固矣足以為治而囊瓦畏吳侵偪恐其寇入國都更復增修其城以求自固不能遠撫邊竟惟欲近守城郭沈尹謂之必亡為其事異故也

癸未　敬王二年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年齊景三十年衛靈十七年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年曹悼六年陳惠十二年杞平十八年宋元十四年秦哀十九年楚平十一年吳僚九年

春

附錄左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於鄔

鄅杜注緱氏西南有鄅聚

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貜俱縛反

集說汪氏克寛曰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為大夫是謂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彊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彊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彊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

集說劉氏敞曰叔孫婼至自晉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古之道也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為難不以為法者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婼之死畏也曾晳使曾參過期而不反人曰其畏乎曾晳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曾子之所以稱善事父也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以稱善事

師也使姑少聞曾氏顔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姑也姑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　趙氏鵬飛曰公如晉雖有疾而復晉以公為服辜也故歸叔孫婼婼之至二傳皆去氏公羊獨書氏所傳授異爾然晉之執婼實為無罪不可與季孫意如同則疑公羊不去氏者為正也　李氏廉曰此條胡氏獨取公羊而公羊又無傳疏者以為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劉氏因其可褒而褒之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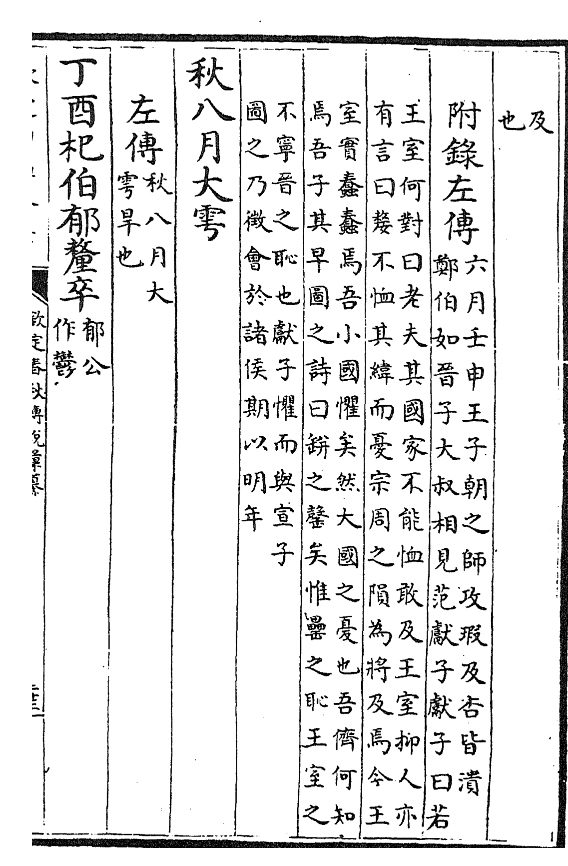
案舍至書氏公羊與左穀不同疏公羊者以書氏為賢劉氏敞胡氏安國皆主其說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穀梁以書名為由上致之義各有取姑並存之

附錄左傳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乾祭杜注王城北門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說 王氏樵曰案梓慎叔孫皆妄測天道或傳者因時之旱而附會也日食之示戒遠矣非為水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此流行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也以精之盛衰相為虧蝕水旱之故不相



及也

附錄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集說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 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附錄左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東訾杜注鞏縣西南訾城是也後漢志鞏有東訾 今名訾城在鞏縣西南四十里俗名訾店以有西訾故言東以別之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

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圉陽杜注楚地

胡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集說劉氏敞曰杜氏曰巢楚邑非也勝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如取邑可以同滅國

之號是獲臣亦可同滅君之稱手書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審矣非楚邑也　王氏葆曰巢吴楚閒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　趙氏鵬飛曰吴將謀楚故先翦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國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而楚不察爾楚於此尚為國有人乎　汪氏克寛曰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則巢猶自為國至襄二十五年吴伐楚門于巢則巢服屬於楚矣　季氏本曰州來及巢皆楚屬國而近吴夷末滅州來僚滅巢楚平王才略不下於僚而非吴敵豈非費無極等小人用事國政日非耶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晉頃九年齊景三十一年衛靈十八年蔡昭二年鄭定十三年曹悼七年陳惠十三年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年秦哀二十年楚平十二年吴僚十年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集說汪氏克寛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玆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為已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為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詣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詣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父音甫

左傳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

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十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胡傳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名伯奐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皆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嫡奪正至于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

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集說高氏閌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為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

趙氏鵬飛曰不勉而彊者其志銳畏義而修者其情乖王室之亂於是四載諸侯無一念及成周者晉嘗圍郊而無功深自阻縮不復議王室矣今以大叔一言而晉赧然内慚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黄父謀定王室然於時諸侯之政類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已私志不在是也徒勉從人言而畏天

下之清議為是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家氏鉉翁曰此為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實也朱左傳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躬御戎馬展義王室晉之不能甚矣　汪氏克寬曰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略弗克振在位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三軍以造於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侯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于扈之役欲納昭公於魯而敵於權臣反却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若贅旒而已尚奚責哉

有鸜鵒來巢鸜其俱反又作鴝公作鸛音權鵒音欲

左傳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

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 一有一亡曰有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胡傳 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集說 杜氏預曰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顏氏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為魯所常無異而書之 張氏治曰郤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

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列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汪氏克寬曰劉歆云人反德為亂物反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高宗有雊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鸇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尋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於陽州尚誰懟哉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　秋書再雩旱甚也

穀梁　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胡傳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集說孔氏穎達曰長歷推校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季辛二十三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耳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　啖氏助曰公羊云聚徒以攻季氏案雩

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　劉氏敞曰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　高氏閌曰季辛不言大雩上文也旱既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一歲而二烝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亥穀作乙亥孫音遜陽公作楊

陽州杜注齊魯境上邑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是也案襄二十一年齊閭丘嬰伐陽州杜注魯地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蓋陽州本屬魯而後為齊有也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

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君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

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
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 孫之為言猶孫也
諱奔也次止也

胡傳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以
君伐臣咼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
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師師取下也尔以聞軍政
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遂南蒯一動而公
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
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
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
逞其私欲而以羣小
謀之其及也宜矣

集說 杜氏預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 孫氏復曰內諱奔皆曰孫次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 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 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 呂氏祖謙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 陳氏傅良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 劉氏克莊曰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 楚終以乞盟 家氏鉉翁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為文者譏公有以自取也 汪氏克寬曰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三世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而子嬰庸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

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為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氷而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爾使昭公果能修德用賢俟其信孚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兵一舉而戮巨姦其誰曰不濟苟恬然不為而終於亡亦何足取哉　季氏本曰意如逐君無復臣禮而傳皆歸咎於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　余氏光曰季氏自文宣以來專制已久魯公情不能堪非自昭公之世而始然也但其權勢既成威行中外不惟羣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有為哉觀傳載逐季氏之事輕率寡謀似同兒戲以季之怙衆懷姦而欲卒然去之謀之不臧此其所以敗也若夫登臺之請當時變起倉卒二家未集季豈能

無所俟哉此正季之狡計非真有察罪請因之實也左氏叙此正洞見姦人肺肝處及二家既集而公之孫遂成矣彭山謂叔孫舍仲孫何忌皆賢大夫無助季氏之事觀㦸戾之語於衆衆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可見二家之助季氏正其自為地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彦 野井杜注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今在齊河縣東濟河北岸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

將盟載書曰𡠗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公羊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

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在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

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穀梁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集說 石氏介曰觀齊侯致餕饔之禮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為禮不誠其辭不哀可見矣　高氏閌

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為恭也　家氏鉉翁曰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徒行虛禮而誠不在焉　任氏公輔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為名拒公之適已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彊迫脅而出欲求救拯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為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機惜乎齊景不知為此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　李氏廉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汪氏克寬曰遇者草次之禮若道路偶相邂逅齊景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

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集說王氏葆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情意如之見欺皆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　家氏鉉翁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助季氏昭子必不與聞所以内慊祈死即死繼公孫而書言婼之為公死也　季氏廉曰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甯俞遠矣此意林所為不滿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祈已

知其魂魄去矣何待於祈哉　汪氏克寬曰舍子不敢嗣為大夫是為叔孫成子

附録

左傳　壬申尹文公涉於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杜注宋地陳留外黄縣城中有曲棘里當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境

左傳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公羊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憂内也

穀梁 邡公也

胡傳 案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元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於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集說 家氏鉉翁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彊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於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穀梁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集說孫氏復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公可知也 呂氏本中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名與國納昭公於魯戮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塞已責勇於義者不爾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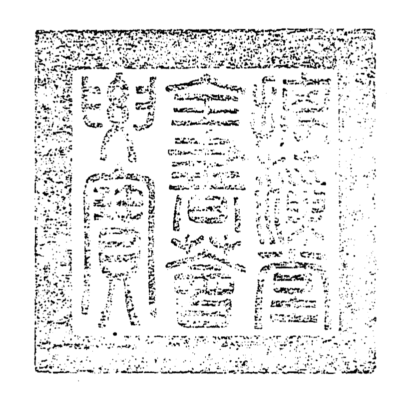
爾奚其爵　李氏廉曰謝氏曰咺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　汪氏克寬曰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書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為季氏所逐而未見絕於國人故次止於齊魯之境而謀復國也　王氏樵曰寀取魯邑以處公蓋無意於納公也使移圍鄆之師直指魯郊問昭公出故執意如而歸之京師復昭公於魯則齊之義聲振於天下矣寀齊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乃謂公已絕於魯而見逐於季氏為不君非經旨也

附錄左傳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殺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郈杜注東平無鹽縣東南漢志無鹽縣有郈鄉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四十里有郈城　桐汝杜注里名　卷杜注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後漢志葉有卷城水經注河水東南流建城東建當作卷即葉縣之卷城也今河南南陽府葉縣西南有建城故城即其地



覆校官編修臣張柬愚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魏廷勲